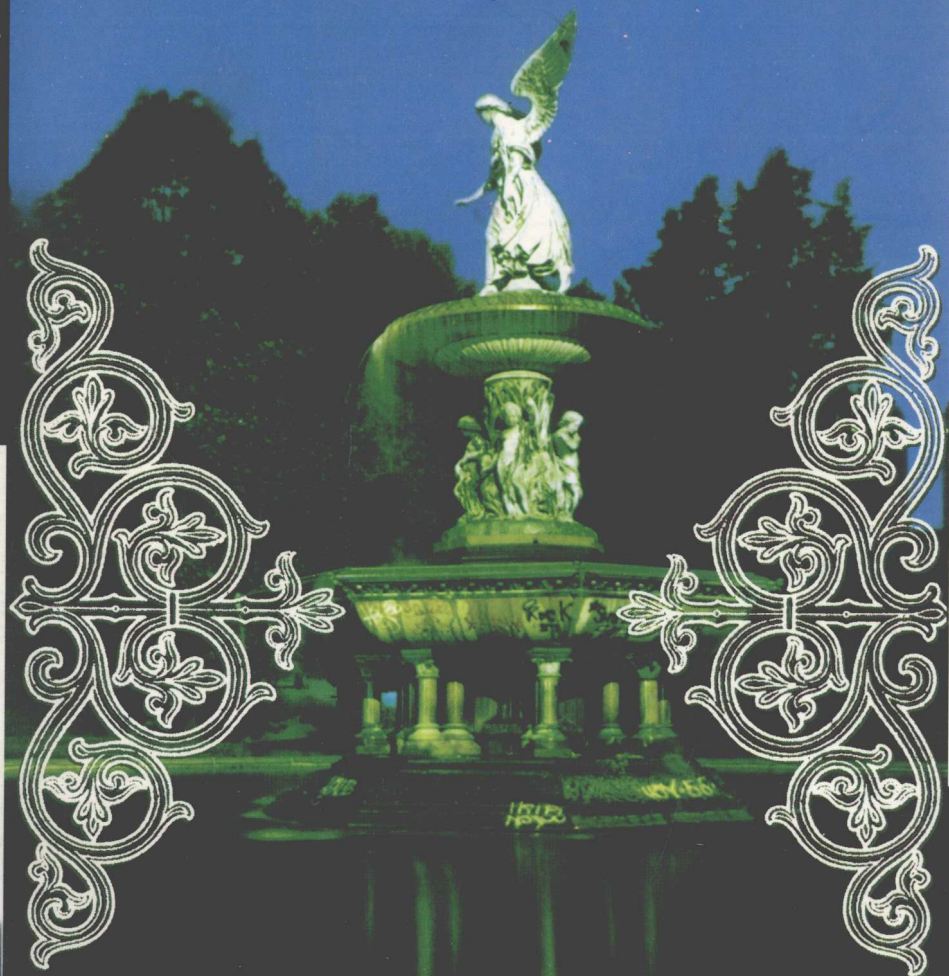


Jean Christophe

[法]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

Jean Christophe 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Jean Christophe

1302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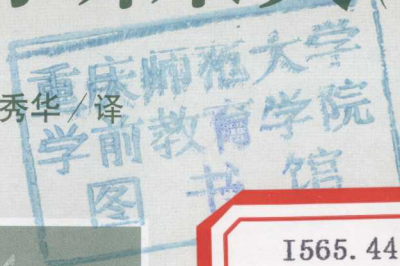


CS1486715

[法]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

袁俊生 汪秀华 / 译



I565.44
0368



重庆师大图书馆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罗曼·罗兰是杰出的法国作家,1866年1月29日,他出生在法国中部高原克拉姆西小镇的一个公证人家庭。他的先辈多为名律师,母亲则是一位深具音乐素养的女性。罗曼·罗兰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得罗马法国文学院的艺术博士学位,后回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讲授音乐史,并从事文艺创作。他早年的创作(1895—1902)全是剧本,包括被合称为“革命戏剧”的《群狼》、《丹东》和《七月十四日》,以及被合称为“信仰悲剧”的《圣路易》、《哀尔帝》和《理智的胜利》。这些作品多取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史实,但在当时很难发表,更不要说上演了。这后来导致他与夫人在1901年离婚。进入20世纪他连续写了三部“英雄”传记:1903年的《贝多芬传》、1906年的《米开朗基罗传》和1911年的《托尔斯泰传》。

从1904年到1913年的十年中,罗曼·罗兰以每年一卷的速度,完成了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史诗般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卷)。1913年法兰西学院颁予他最高文学奖。1915年瑞典学院“为了向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表示敬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从1914年到1938年,罗曼·罗兰一直隐居在日内瓦湖畔的一个小镇,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又一部多卷本(7卷)的长篇小说《欣慰的灵魂》。1938年他返回故乡,主要写作他的《回忆录》,同时还创作剧本《罗伯斯庇尔》。1944年12月30日他逝世于故乡小镇克拉姆西。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通过主人公一生经历去反映现实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奋斗的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

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围绕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作者以汪洋恣意、大胆锋利的笔触,描绘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揭露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和堕落,揭示了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艰难成长的历程。小说对主人公坎坷的生活经历促成心灵升华,进而造就事业上成就的描写非常成功。它展示了克利斯朵夫广阔的内在生活的王国,一连串的危机震撼着他的心灵、荡涤他的灵魂,通过炼狱之路,他一步一步到达了自由的境地。

罗曼·罗兰自己说过,要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写成一部音乐小说。在这部作品里,音乐深深渗透到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作者在描写克利斯朵夫的苦难和奋斗时,按几个阶段来反映他的性格发展,像交响乐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地将人物的“感情程序”推向高潮。全书的结构也尤如一部交响乐,宏伟、绚丽。各卷如同交响乐的序曲、发展、高潮和结尾,声势浩大,浑然一体,在艺术风格上,整个作品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朴素中透出绚丽,流畅中蕴藏精粹,静穆中流动热情。这部巨著无论在内容、结构和风格上都犹如一部音乐史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

编者

原 序

《约翰·克利斯朵夫》就要 13 岁了。自从一个朋友，一个极富洞察力而又对他倾注了深情的作家，守在他摇篮旁边时起，他步步走向成功。作家当时曾推测他不会跨出一打熟人的小圈子，谁知他竟走遍全球，今天他几乎讲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当他身着各式各样的服装，频繁地从旅途归来时，他的父亲有时竟会认不出他了，父亲同他一样，30 年来，走遍了世界各地的小路，将脚下的植物都踩烂了。请允许我追述他的过去，回忆他很小的时候，我将他抱在怀里，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我的婴儿闹着要出世的情景吧！

酝酿并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用去我一生 20 多年的光阴。最初的设想形成于 1890 年春天，在罗马。最后搁笔于 1912 年 6 月。实际上它已超过了上述时间范围。我找到了写于 1888 年的初稿，当时我还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头一个 10 年（1890—1900 年）是缓慢的酝酿构思阶段，犹如睁着双眼沉浸于内心的梦境，与此同时我还写着其他作品：有关法国大革命悲剧的前四卷（《七月十四日》、《丹东》、《群狼》、《理智的胜利》）、《信仰的悲剧》（《圣·路易》、《阿艾尔》）和《人民戏剧集》等。克利斯朵夫是我的第二生命，局外人看不到；而在这条生命里，我同内心深处的自我进行交流。1900 年年底，一些同我有联系的社会活动家请我就巴黎的“广场集市”发表看法，我感觉自己就像局外人，那种感受同克利斯朵夫的一样。我心中装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如同十月怀胎的孕妇一样，是不可攻克的堡垒，是“寂静的小岛”，只有我一个人能登上小岛；在充满敌意的海洋中，我静静地积聚着力量，以投入将来的战斗。

1900 年以后，完全从其他工作中解脱出来，我孤身一人面对

着自我，面对着我的梦境，我心灵的大军，我决意投入到激流之中。

1901年8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希茨地区阿尔卑斯山的高处，发出了第一声呐喊。此前我从未发表过这篇箴言，然而成千上万陌生的读者却听到了呐喊的回声，它沿着我作品的城墙回荡不已。因为思想深处的东西决不等于高声呼号的东西：单是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就足以使分布在世界各地看不见的朋友们感受到悲壮的友爱，这是创作的源泉，也让他们感受到丰富多彩的绝望心态，从这里流出了气势磅礴的英雄长河。

“一个暴风雨之夜，在崇山峻岭之中，头顶道道闪电的苍穹，面对雷的怒吼和狂风的呼号，我想起在地球上故去的人，那些将要作古的人，这颗星球被虚无笼罩着，在死亡中转动，它不久也行将入木。我将这本枯燥乏味的拙作献给所有终有一死的人，本书想告诉读者：‘弟兄们，让我们走到一起吧，忘却那些将我们分隔的东西，只去想使我们陷于窘境的贫困吧！没有敌人，没有恶棍，只有贫苦的人。相互理解，互敬互爱才是惟一持久的幸福。我们有智慧，有爱情，这是照耀我们生前死后那两道深渊间夜晚的惟一闪电。’

“向终有一死的人，向让人得到平等和安定的死亡，向汇入陌生大海的条条生命之溪，我献上我的作品和我自己。

1901年8月于摩尔斯沙赫”

在编辑作品定本之前，许多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已勾画成型：克利斯朵夫始于1890年；格拉齐亚始自1897年；《燃烧的荆棘》一章里的阿娜，整个人物写于1902年；奥利维埃和安托瓦内特写于1901—1902年，克利斯朵夫之死写于1903年（正好在我动笔写《黎明》前一个月完成，我只要把刺拔掉就可以扎捆了），那时我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是1903年3月20日，我终于开始动笔写《约翰·克利斯朵夫》了。”

人们会发现那些不太高明的评论家的论断多么荒谬，他们想象我写克利斯朵夫时，既漫无目的，又毫无计划。在我早期接受的传统的师范教育中，而且在我的血液中，我需要严谨的结构，而且我热爱这种结构。我的祖上是勃艮第的建筑工人，因此在未确信基础牢固并做出方案设计之前，我决不动手营造一件作品。在本书头几行落笔之前，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像构思《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组织得如此完善。在1903年3月20日这同一天，我在草稿中将这部诗篇划出章节。^①我明确地估计本书将分成10部分——10卷，而且将本书的要点、主体和规模确定下来，就像我过去所做过的那样。

编辑10卷定本的工作持续了十几年。^②编辑工作始于1903年7月7日，在汝拉山瑞士一侧一个叫弗罗堡的地方，以后在《燃烧的荆棘》中负伤的克利斯朵夫便隐藏在这儿，距冷杉和山毛榉悲剧性的决斗处不远。1912年6月2日，编辑工作在马杰湖畔的巴威

①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所有原稿、笔记、草稿，整整装满两纸箱，于1920年由我亲手交给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献馆，《安托瓦内特》卷的手稿除外，这部分手稿交给了我的故乡——涅夫勒保管。（1928年我将这部分手稿交给了位于纳韦尔的涅夫勒省立档案馆）——作者原注

1952年，诺贝尔图书馆将从前罗曼·罗兰交给它的全部文件交还给刚刚建立的罗曼·罗兰基金会。同年法国国立档案馆将《安托瓦内特》卷制成微缩胶片，交给了基金会。——原出版社注

② 《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见于夏尔·佩吉主办的《半月刊》杂志上，自1904年2月至1912年10月分别在17期《半月刊》上发表，此后由奥兰多夫出版社按10卷本出版。《半月刊》版本的某些章节在以后出版时作了删节（特别是在《反抗》一章中，有一小段克利斯朵夫年轻时对德国诗词的评论）。——原注（下同）

诺市结束。^① 本书的大部分是在巴黎的一间紧挨着公墓的摇摇晃晃的陋室里写成的,它位于蒙巴纳斯大街 162 号,陋室的一侧被沉重的马车和城市持续不断的喧闹震得栗栗颤抖,而另一侧则沉浸在阳光明媚的寂静之中,它正对着修道院年代悠久的花园,里面耸立着百年的古树,招来贫嘴的麻雀、咕咕叫的野鸽子、鸣声悦耳的鸫鸟。那时我过着孤独而受拘束的生活,没有朋友,除了创作的欢乐外,没有其他欢乐,同时还有沉重的工作压在我的肩上:授课,写文章,做历史研究课题。我每天只能抽出买面包的那一小时时间用于写克利斯朵夫,有时甚至时间更少。但这 10 年之内,我没有一天不同他在一起。他不需要讲话。他就呆在那儿。作者在和它笔下人物的影子对话。^② 圣·克利斯朵夫的面孔看着他,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

“Christofori faciem die quacumque tueris,
Illa nempe die non morte mala morieris.”^③

我想在此阐述某些创造性的想法,它使我着手写这部庞大的散文诗,而且坚持写到底,而我当时在巴黎正身陷冷漠或嘲讽的静

① 《黎明和清晨》:1903 年 7 月—10 月。《少年》:1904 年 7—10 月。《反抗》:1905 年 7 月—1906 年春。《安托瓦内特》:1906 年 8 月底—10 月。《广场集市》1907 年 6 月—8 月底。《在家中》:1907 年 8 月底—1908 年 9 月。《女朋友们》:1909 年 6 月—9 月初。《燃烧的荆棘》:1910 年 7 月底—1911 年 7 月(中间因严重意外事故及《托尔斯泰传》排版耽搁了一段时间)。《新的一天》:1911 年 7 月底—1912 年 6 月。

② 《广场集市》一卷前有一段“作者与他笔下人物影子的对话”,即罗曼·罗兰与克利斯朵夫的对话,人们对此疑虑重重(有意的),不知谁是谁的影子。

③ “每当你看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时,那一天你肯定不会死于厄运。”这句铭文刻在圣·克利斯朵夫像的底座上,中世纪教堂大殿的入口处都有圣·克利斯朵夫的雕像(特别是巴黎圣母院)。作者象征性地引用了这句铭文,并且将铭文附在《半月刊》原始版本的每一卷的卷尾。

静包围之中，这部诗篇从未把物质上的障碍放在眼里，并且断然同法国文学界认可的俗套决裂。成功对我并不重要。这同成功无关，而是要服从内心的秩序。

在写这部长篇巨著过程中，我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笔记中，找到了记于1908年12月的这段文字：

“我写的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信仰之作。”

人们有信仰，便要行动，丝毫不关心结果会如何。胜利或失败又有什么关系呢？“做你该做的吧！……”

我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中所承担的义务，就是重新点燃沉睡在灰烬中的心灵之火，特别是当法国的道德和社会约束都处在大崩溃的时代。首先要将堆积的死灰和垃圾清扫干净。用一批准备做出牺牲、无任何牵挂的勇士去反抗占据着空气和光明的“广场集市”。我把这批勇士集中起来，在一个英雄的号召下，团结在英雄的周围，把英雄当作首领，要使这个首领活生生地存在，就要求我去创造。

我要求这个首领具备两个条件：

1. 要有自由、明亮、真诚的眼睛，就像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带到巴黎来的那些自然人，那些休伦人的眼睛，这些人用他们天真的目光去讽刺当时时代的罪恶和可笑之处。我需要这座观察站，以便用真诚的双眼去观察评判今天的欧洲。

2. 观察和评判还只是个开头，然后，要付诸行动，你要敢想敢做。——大胆地说吧！大胆地行动吧！要是只局限于嘲讽，一个18世纪的“纯朴之人”就足够了。但他太纤弱了，不适应今天激烈的战斗。因此需要一个英雄，你来做英雄吧！

我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为“英雄”下了定义，当时我正在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头部分。我拒绝把这个称号授予“靠思想和力量取胜”的人。我只把那些心胸伟大的人物称为“英雄”。咱们把这个词义拓得更宽些吧！“心胸”不仅仅是感觉的区域；在此

我是指内心生命的广阔王国。拥有这样一个王国又依靠王国基本力量的英雄，有能力抗击充满敌意的世界。

刚刚设想我的主人公时，我自然想到了贝多芬。因为在现代社会和西方人民的心中，贝多芬是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之一，他才华横溢，富有创造精神，控制着广袤的内心王国；他对全人类怀着兄弟般的情谊，善于将才华和情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别把《约翰·克利斯朵夫》看成贝多芬的画像！克利斯朵夫不是贝多芬。他只是个新派贝多芬，一个贝多芬式的英雄，一个独立的，被抛入不同世界——即我们现今这个世界的英雄。他同波恩音乐家历史上的相似之处，仅勾画在第一卷《黎明》中，展现在克利斯朵夫一家的轮廓上。在作品的开头我之所以安排这些相似之处，是为了表明我的主人公那贝多芬式的门第，把他家族的根深深扎在莱茵河两岸西方国家的过去中。我让他的婴儿时代处在古老的德国——古老的欧洲的氛围内。但树苗一旦钻出地面，便陷入现代社会的重重包围之中；他本人彻头彻尾地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连年遭受战乱的一代英雄的代表，战乱从 1870 年至 1914 年从未停止过。

他在这个世界里成长起来，而这个世界却被了不起的事件砸碎了，破坏了，我有理由相信克利斯朵夫的橡树还活着。风暴只能掀掉橡树的几根枯枝，树干没有动摇。证据就是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在此栖身。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每个国家都不是一个陌生人，这大大出乎我创作该作品时的预料。我看到来自极遥远的地区，不同种族的人，来自中国、日本、印度、美洲、欧洲所有的民族，他们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们的，他属于我，他是我的兄弟，他就是我……”

这印证了我信仰的真实性，我达到了种种努力的目的。因为，在我的创作初期，我曾这样写道（1893 年 10 月）：

“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要表现人类的大团结，这便是艺术的

首要目的，正如同科学的目的一样。这也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目的。”

我应当就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所选用的风格和艺术形式做一番论述。因为风格和艺术形式同作品的设想和作品应达到的目的密切相关。但我建议就我的美学设想在一篇专题论文里做详细的论述，我的美学设想与法国大部分同代人的不一样。

我在此要说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风格受主要观念的支配（根据这种风格，大家习惯于错误地评判我的全部作品），《半月刊》创刊的日日夜夜使我的努力，以及我的战友佩吉的努力获得灵感，尽管这种观念来势凶猛，又刚强有力，但在道德上却非常严格，就像我们面对粘稠滞重的阶层和时代做出反应，而采取过火的严格态度一样。这种观念是：

“照直说吧！坦率地、自然地说吧！讲话要让人理解！不是让那一小批爱挑剔的人去理解，而是让千百万人，让最普通、最卑贱者去理解。不要总是害怕被人理解得过多！讲话别遮遮盖盖的，明确而又坚定地说吧，必要时你大声去喊吧！你使劲地唱音符又有什么关系呢！假设重复同一个词能使你更好地理解你的思想，那你就去重复，去理解，别琢磨其他词！你的词别人不会听不到！你用的动词就是行动！”

这仍是我今天苦苦追求的反对当代的唯美主义的原则，我在某些作品中依然采用这种原则，这些作品期望着行动而且处处带着行动的痕迹。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这样。会读书的人可以看出《约翰·克利斯朵夫》与《欣悦的灵魂》之间在技巧、艺术、芸芸众生的人物以及和谐上的主要区别，更不要说与另外一些作品，例如《利鲁丽》、《哥拉·布勒尼翁》的区别了，其要点在控制节奏、音色、交响曲的方式和手法上别具一格。

甚至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中，并不是所有的卷本写作上都像故事开头那样严格。在战斗中表现出的道德上的严格性到第

三组卷本上已变得十分松弛,这一组过去的题目是《旅程结束》(《女朋友们》、《燃烧的荆棘》、《新的一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主人公逐渐心平气和下来,但作品本身的音乐却越来越复杂,色调变化越来越细腻。但墨守陈规的舆论对此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舆论对整个作品,对整个人生只满足于同一评论——要么是黑的,要么是白的。

此后,人们在装满我笔记的纸箱中发现了丰富的资料,看见了許多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鲜为人知的幕后消息。特别是有关现代社会的消息,《广场集市》和《在家中》的编排等。现在谈这些还为时尚早。^①

但也许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写作提纲中列出的一部分,后来没有写。这是整整一卷本,应该写在《女朋友们》和《燃烧的荆棘》中间,其主题是大革命。

不过不是在苏联已取胜的大革命。目前这场革命(1900—1914年)已经失败。但昨天的失败者成为今天的胜利者。

在我的笔记中,有为这一卷写成的相当细致的手稿。在被删掉的卷本中,可以看到克利斯朵夫被驱逐出法国和德国,被迫流亡于伦敦,同各国的流亡者和被逐者混在一起。他同其中的一位首领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位首领是一位道德上的伟大人物,一位像马

① 为此我提醒读者,别拿本书的人物去同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秘诀小说。尽管小说中经常出现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但书中不隐含任何真实人物的画像,不管是过去的人物,还是现在的人物。但书中描述的所有人物自然都是多年积累的素材和对生活的回忆,然后经过艺术加工而成。很多现代名人在我的讽刺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的影子,这种事时有发生,他们对我怀有刻骨仇恨,其影响在1914年,在战争中,在我的《冷眼观战》一书发表时,他们以此书为借口把那仇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志尼^①或像列宁那样的坚强战士。这位能干的鼓动者以他的智慧、真诚和性格成为欧洲所有革命运动的首脑。克利斯朵夫积极参加了在德国和波兰突然爆发的革命运动,记述这些运动的事件、暴动、斗争以及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占了本卷的很大一部分,在这一卷的结尾,革命被镇压了,死里逃生的克利斯朵夫,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瑞士。在这儿激情正等待着他,于是便有了《燃烧的荆棘》。

作为这部一代人的长篇悲剧的结尾,我还打算写成一种自然的交响曲——不是“宁静的大海”,而是“宁静的大地”^②,伟大的人生斗士可以泰然出入其境。

在《旧话重提》中,我写道:“需要时我会让人类的史诗有一个同大革命悲剧一样的结局。”^③——激情和愤恨同时溶化在自然的和睦之中。寂静无垠的空间罩住了人类的骚动,它在里面消失了,就像扔在水里的石子。”

总是想着大团结。各种人之间,人与宇宙的大团结……

“千百万人,你们互相拥抱吧!去吻全世界吧!”^④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我更喜欢这句话,“和谐使爱与恨形成庄严的一对”,^⑤在正在实施的行动中构成强有力的平衡。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并不是故事的完结:它只是告一段落。《约翰·克利斯朵夫》不会结束,甚至他的死也只是节律中的瞬间,是永恒呼吸的一口气……

“有一天,为了新的斗争,我还会再生……”^⑥

① 我当时正准备起草《马志尼传》,它应作为《英雄传记》的一卷。我用了好几年来搜集资料,但诸多原因使我放弃了这个题材,这些原因在此不便赘述。

② 歌德一首名诗的题目,由贝多芬谱成乐曲。

③ 《革命剧场》一书结尾此后写成:这是狮子座的流星群。

④ 席勒的诗句,被贝多芬谱成乐曲放入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中。

⑤ 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场景。

⑥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临终遗言。

在那新的斗争中，《约翰·克利斯朵夫》还会是新一代人的战友。他将会死去 100 遍，他总会再生，他总在战斗，他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世界各国斗争、受苦、必胜的自由的男人、女人”的兄弟。

罗曼·罗兰
维尔纳夫—雷芒
1931 年复活节

献给世界各国受苦、斗争、必胜的自由灵魂

目 录

序.....	1
原 序.....	3
第一卷 黎明	1
第一部.....	3
第二部	22
第三部	57
第二卷 清晨	89
第一部 让—米歇尔之死	91
第二部 奥托.....	120
第三部 米纳.....	140
第三卷 少年	179
第一部 厄莱之家.....	181
第二部 萨比娜.....	215
第三部 阿达.....	253
第四卷 反抗	297
第一部 流沙.....	299
第二部 陷入流沙.....	364
第三部 解脱.....	429

第五卷 广场集市	509
作者和他笔下人物影子的对话	511
第一部	515
第二部	588
第六卷 安托瓦内特	673
第七卷 在家中	749
致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	751
第一部	753
第二部	805
第八卷 女朋友们	885
第九卷 燃烧的荆棘	1021
第一部	1023
第二部	1087
第十卷 新的一天	1169
第一部	1172
第二部	1202
第三部	1254
第四部	1281
永别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1311